

带头人、柳钢工匠、柳州市巾帼标兵、柳州工匠……

“这日子是越过越好啦”

不仅有精神鼓励,这些年来,柳钢工人的收入也在不断增长。

汤海平清晰地记得,他童年时,父母亲每天下班回来,一身一身泥,每月工资大约三四十元,家中有兄弟姐妹四人,只可解决温饱。等汤海平进厂工作时,逢年过节厂里都发米面油,温饱早已不是问题,夏天时的绿豆糖水和柳钢雪糕成了汤海波儿时的美味。

刚开始做轧钢工的时候,汤海平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0元;因为高温岗位可以提前内退,去年54岁的他退休时,每个月的收入有七八千元。

“以前,我们那辈人下班都脱了工装再走;现在,龙波他们喜欢穿着工装去菜市场买菜,作为柳钢的员工脸上有光。遇到讨价还价的顾客,菜贩会开玩笑地说,不买没关系,一会就全卖给柳钢职工。”汤海平笑道,柳钢职工的钱包越来越鼓,连菜贩都知道。

汤业庆进厂21年后才分到房子,汤海平进厂15年后分了一套大板房,到了汤龙波这儿,工作3年就能享受到柳钢的保障性住房。“两房一厅,价格比周边房价便宜了一半,现在小两口每人开一辆小汽车上下班。”

汤海平记得,他们那时的柳钢,都是些低矮简陋的平房,如今都变成了崭新高大的楼房。这几年,职工美食中心、文化广场、游泳馆相继拔地而起,“职工们的业余生活也越来越丰富了”。

柳钢人的菜篮子和米袋子也日益丰盈。从就餐补助到“双节”工会会员慰问品发放,从困难职工帮扶到各类攻关奖励,“快乐工作,体面生活”的理念根植在职工的心中,职工对此的认可度越来越高。

汤龙波对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很满意,“收入比很多同龄人高,孩子将来上柳钢幼儿园还有优惠,幸福感很强!”

“这日子是越过越好啦。”汤海平满脸笑容。

## 和企业共同成长

汤海波刚进厂时,心中的技术偶像是黄元民。

黄元民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,1985年进入柳钢时,是当年企业引进的第一个钢铁专业的本科毕业生。被称为柳钢“技术活字典”的他在钢城里待了大半辈子,几乎见证了柳钢的每一次技术革新。

1987年,冶炼车间技术员黄元民参与了柳钢与卢森堡签订的“引进顶底复合吹炼技术项目”协议。次年,柳钢派了5名技术人员到法国和卢森堡进行工程培训。

黄元民是其中之一。

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“我们跟人家的技术差距太大了。我们的炉子很小、效率低,他们炉子大、效率高、人还少。”黄元民回忆,“特别震撼,我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,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改变落后状况。”

回国后,黄元民开始在车间里参与该项技术的推广。到1990年,柳钢钢、钢、材产量首次齐超40万吨。黄元民也从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副工段长、技术科副科长、技术副厂长、厂长。2002年,黄元民被调到股份公司做副总经理,主管技术改造,一直到2009年。

2002年到2012年,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对钢铁需求量持续扩大。中国钢铁业进入了发展的“黄金十年”,粗钢产量从1.8亿吨上升到7.2亿吨的规模。

柳钢也在这10年中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。2010年12月29日,柳钢的钢年产量突破1000万吨大关,成为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最大、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,圆了几代柳钢人的千万吨“钢铁梦”。

“年产量从1万吨到100万吨,柳钢用了40年;从100万吨到1000万吨,柳钢用了12年。”汤龙波最喜欢听黄元民讲述钢城的历史。

当然,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。

从2011年开始,整个钢价开始往下走,包括柳钢在内的钢铁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。2015年,钢材均价从年初接近3200元/吨,跌到年底的2200元/吨,大幅下降了1000元/吨。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,2015年全国有近60家钢铁企业关停,重点钢铁企业亏损达645.34亿元。

在国家去产能的大背景下,为了减少亏损,柳钢也停了几个炼钢炉。不过,柳钢并没有裁员,虽然奖金降低了,工资还是和以前一样。企业多年来给予职工的稳定和幸福感,让职工生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。

“收入减少了一点,家里受到一些影响,但遇到困难时,整个柳钢迸发出一种力量,大家齐心协力共渡难关。”汤龙波说。

2016年,柳钢开始扭亏为盈。2017年,柳钢实现利润46.8亿元;2018年前9个月,柳钢盈利超80亿元,创下历史新高水平。

黄元民对柳钢的未来信心满满,“今年到明年,将会有大批环保工艺投入生产,尤其防城港新区采用的是最新标准,将成为绿色环保示范点。”

“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‘千亿元’产业。”黄元民目光笃定。

黄元民对企业的信心,还传导到了儿子身上。2012年,他的儿子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,他极力劝说儿子回柳钢工作,“钢铁行业虽然是传统产业,但中国是制造业大国,离不开基础材料。柳钢的平台很大,可以充分展现自己,大有可为。”

现在,黄元民的儿子回到柳钢,成了又一位“钢二代”。

汤龙波时常庆幸自己选择了“钢三代”的人生之路,“现在,整个社会都在弘扬工匠精神。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政策,提高技术工人待遇。技术工人的春天来了。”

“千亿元企业啊,我爷爷若还健在,肯定无法想像。”汤龙波说,他也要把高精尖技术掌握好,和企业共同成长。

更多精彩内容,  
请关注二维码。

## □ 特稿 89

十里钢城里,一家三代人,几乎个个是钢铁职工。

在岁月的变迁中,他们既见证了0.5吨小转炉炼出的第一炉钢水,也参与了企业目前最先进生产线的摸索调试;既有过“一个班次下来,工作服又臭又脏”的体验,也感受到了在自动化车间工作不再流汗的幸福。

60载风雨时光,40年改革开放,一个钢铁大家庭的经历,不仅记录了产业工人坚守奉献的足迹,还隐藏着中国钢铁业砥砺前行的密码。

## 三代人的钢城故事

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实习生 骆春香



走进今日的柳钢车间,见到的全是自动化设备。 受访者供图

备点检。

汤龙波所在的冷轧板带厂生产线,是二期冷轧线,2012年初上马。二期生产线引进自意大利,说明书全是英文,调试阶段大约有3个月左右。

汤龙波每天早上8点进厂,晚上10点走出车间,回家后还要挑灯翻阅砖头般的外文资料,周末也不休息。“那段时间人比较亢奋,想着调试结束后,专家们撤离,整个区域的设备都由我负责,不论付出多少辛苦,都要把它吃透。”

儿子的努力,汤海平看在眼里,喜在心头。“他那个厂整洁明亮,整条生产线一个班才四五个人;我们那时的生产线,多的时候有三两百人,不一样喽!”

汤海平说,当年他所在的线材厂,污染大,粉尘多。他每天都要和工友用轧钢钳夹住加热后的红钢,一起抬进轧机。夏天车间温度在五六十摄氏度,冬天也在30摄氏度以上,厚厚的工作服内,汗出如浆。“一个班次下来,工作服又臭又脏。”

“我爸那时候更苦。他做钢工,在三五米外的距离需要手动把钢水浇进模具,面对的是超过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。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钢水溅到,半小时就得换人,要不然根本顶不住。”汤海平记得,父亲那时候的工作服是厚厚的白色帆布,很厚很硬,汗湿后可以竖立;头上还戴着一顶藤编的安全帽,帽子上有一块玻璃护目镜;手上戴着厚厚的石棉手套,防止烫伤。

汤龙波和父亲们当年经历的场景,如今已大多消失。

也正是看到企业朝着自动化、信息化的方向发展,汤海平极力要求儿子大学时报考电子工程学院。他清楚自己和老一辈“出苦力流大汗”的“大老粗”时代,一去不复返了。

走进今日的柳钢车间,见到的全是自动化设备,矿石进炉、冶炼、冷热轧、成品出入等全由



资料来源: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策划 | 陈有清 | 摄影 | 肖桂芳



1969年,柳钢第一代炼钢工人在炉前操作。 受访者供图



汤家四代人的合影(左二为汤龙波,右一为汤海平)。本报记者 庞慧敏 摄



汤家祖孙三代人获得的奖状和证书。本报记者 庞慧敏 摄

## 不同的职业发展之路

60余载,汤家三代人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,但他们

“他们现在上班,都不用流汗了。”汤海平笑着说,“我父亲当年小学文化,进厂后全靠师傅手把手教,凭一把力气争先进。我是初中水平,在岗的时候职工培训已经很热门了,我那时最远到过天津参加培训。”

对于儿子汤龙波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,培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。不仅有师傅带领,还可以在线请教国外专家,上网查阅英文资料。

工厂本身,也成了展示工业美学的场所。厂区讲究绿化,车间整洁有序,巨大的设备、先进的技术、高速顺畅的工艺流程,无不让人感受到现代工业的魅力。汤龙波所在的车间,随时可以作为“工业旅游”的景点对外展示。

不同的职业发展之路

41岁的苏红梅就是其中一位。她是“钢二代”,从小就将钳工父亲的辛苦看在眼里,也看到了企业对刻苦钻研精神的重视。

苏红梅告诉记者,钢在轧机上,每到一个点就会发出一个声音,只要一听这个声音,她就能判断是否轧得正常。一旦少了一个声音,她能在0.1秒的时间里作出反应。

“如果让我重新选择,我还是会选择这个岗位。学习无止境,掌握新技能的心情很是快乐。”苏红梅说。

正是这样的选择,让苏红梅荣誉等身:柳钢技师